



地方食俗

一只老式炭炉子,一口小铁锅,块块炭火旺旺地舔着锅底,锅里文火炖着扁豆荚子烧羊头,穿堂的微风,卷起锅中升腾起来氤氲的热气,把一锅的味道洒向孩子放学归来必经的庄道上;端坐在炭炉子旁木凳上的祖母,一手拿着小木铲,一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,老态龙钟,三寸金莲并拢,头上一一年四季不变干净整洁的发髻,是她永恒慈祥的标志;祖母安详的目光笼罩着眼前一锅“咕嘟”“咕嘟”炖着的扁豆荚子烧羊头,她有的是耐性,把日子和时光拉得又细又长……

扁豆荚子是清晨从爬满院墙扁豆藤蔓丛中带着露水刚采摘的,撕去边角的筋络,剔去有虫眼的,专挑饱满的,片片扁豆荚,紫红如耳玉,浅绿的似玛瑙,盛放在有点年岁的发黄竹篮里,来到河边漂洗去豆荚上的浮尘,一路回来,篮中扁豆荚鲜亮抢眼,紫红的如血,青绿的养眼,篮下一路洒下或成线或如珠的水滴,润湿脚下磨光岁月的青砖路面,身后由近而远的水渍,片刻把古老的庄道幻化成一幅现代流行的沙画,没有多余的色彩,黑白,深浅,清晰模糊,足够诠释脚下村庄的历史。羊头是早几日在自家田头的河堤上挖回的,大的龙羊,

被封藏到厨房草堆里,等到过年招待客人食用,现吃的是附在龙羊上如球的子羊头,半篮子羊浸泡在水桶里半日,用扒火塘灰用的木掬耙,鼓捣,子羊互相摩擦,片刻功夫,一颗颗子羊像刺了光头的孩子,调皮着露出了洁白的脑袋。清洗几遍后,大的切块,小的整颗,等到锅中的菜油炙热得盛开灿烂辉煌的油花,葱姜末躺在油花中央片刻,一颗颗洁白如玉的子羊下锅,被祖母的小木铲指挥着跳起热身舞蹈,篮中的扁豆荚也是迫不及待,眨眼下锅和子羊跳起了伦巴或探戈的双人舞,舞后便是沐浴……

远远地听见村西头孩子放学的铃声,炭炉子上铁锅里的扁豆荚炖羊头,沐浴得都酥了筋骨,锅中的汤汁也被炖得浓稠起来,一大勺自家伏天酿的黄豆酱下锅,翻铲拌匀,稍炖片刻,掀开锅盖,瞬间,扁豆荚炖羊头的炭炉子,像一个有着魔力的香囊,把味道传得很远很远,诱得饥肠辘辘的我们,循着香气,一路飞奔而归……

一海碗米饭,一大盆扁豆荚烧羊头,吃得孩子头上直冒汗,味蕾生花——羊头滑腻适口,外柔软内筋道;豆荚片片多汁,扁豆粒粒含香;豆瓣酱醇厚的沉香,浸润

得扁豆荚烧羊头的汤汁,稠而不粘;那个无需味精添加的鲜,泡着米饭,直吃得打起饱嗝,还想贪吃;那个老味道,值得味蕾回忆一辈子……

正逢长个头的年龄,胃的容量像一个橡皮筋编织的口袋,始终达不到极限;消化系统如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,让青春的躯体一直处于饥饿状态。

或许从青春刚走过来的姐姐最懂弟弟的饥饿心——清晨,穿着素雅小棉袄,扎着两根麻花辫子的姐姐,起了个大早,来到村上的肉案铺,买回一块白花花猪油,洗净切块,生火热锅的同时,细心的姐姐用干布吸去猪油块上的水珠,带着微笑,把一大盘切成条的猪油倒入锅中,刹那,锅和油奏响起“滋滋”的乐曲。中火舔着铁锅,木铲轻翻着板油,在姐姐轻哼着小调的欢愉中,条形猪油收缩着体积,流淌出喷香的油汁,此刻,撒上少许葱花姜末,葱姜的清香附和着猪油的浓香,盈满了厨房,溢出庭院,向村庄腹地蔓延……一勺一勺猪油舀倒在青瓷大碗里,盖底,油面渐升……等一根根猪油条,再也熬不出半滴油,姐姐停了锅的柴火,往锅里黄褐色的油渣撒上少许碎盐,翻炒几下盛盘,夹一根油渣含在嘴里,细嚼,

(市区)胥加山

脆香生津。三两把翠绿的青菜,被姐姐切得细碎可数,一淘箩洁白的粳米,姐姐淘洗翻捡得不含一粒杂质。待到白米和青菜下锅煮菜饭,灶台上盛放在碗里的液体的猪油,像变魔术似的,已与凝凝结一体……

风箱有韵律地呼呼拉,大锅里的米和菜翻滚着,交融着……菜饭的香味越来越浓郁,停了风箱,纱布密封起锅盖,阻挡起菜饭的香外逃,翻几下火剪,火塘的余热又炙烤起饭锅,菜饭锅巴的浓香还是冲破了纱布的阻拦……

端起一大碗菜饭,挖一大块光白的猪油埋于饭中,搅拌,猪油滋润着菜饭,菜饭包裹着猪油,油滋滋,香喷喷,咋不叫饥饿的青春狼吞虎咽!猪油菜饭喂饱了青春的胃,意犹未尽,铲一块一面黄灿灿一面绿白相间的菜饭锅巴在手中,就着一口锅巴一根油渣,咀嚼,那口口脆香,是一代人青春岁月中的,最地道的味道,回味无穷……

时光里的老味道,温暖的不但是我们的胃,更能感动的是我们当下的心灵,乃至民间对食物的敬重,对岁月的虔诚,对日子的坦然……回忆旧时光,品味老味道,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淡泊的境界……

生活随笔

人这一生,能与芦苇这样的植物结缘,感觉这完全是上天的眷顾。

早先,我《漂泊的童年》一文中,就记录了六岁那年的一次历险。一家八九口人,逼仄在一条船上,靠装运货物苦钱度日。一天,满载着黄豆的船,从镇江驶出,顺风顺水,眼看到了江北,正准备收口,突然,乌云密布,刮起了大风。船在浪谷里颠簸,左右摇摆……万分危急之时,祖父他们发现了江边的芦苇,绿绿葱葱,浩浩荡荡,延绵不断,像导航的灯塔一样,指引着方向。于是,落下了风帆,几下木棹加船篙,一起用力,迎难而上,终于进了瓜州港,一家人才幸免于难。

三年后,来到外婆家入学,又看到了透着湿润的芦苇,不知不觉,流下了泪水。

一个叫芝麻墩,仅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庄,家前屋后,村子

四周,那些芦苇,随着河道曲折蜿蜒地生长着,蓬蓬勃勃,与我

不离不弃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孤身一人,远离故乡,去一个农村供销社工作。洪水淹没了大片的田地,不敢耽搁上班时间,也分不清哪边是田,哪边是河,哪边是路,只好顺着河边的芦苇去探路,一步一步,涉水前行。未料,一不留神,身陷下去,落入水中。早鸭子的我,不会游泳,失魂落魄,手脚乱舞。无意间,一只手触碰了一根硬硬的细秆,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,慢慢向它靠近,爬上了来。惊魂未定,观察现场,四下无人,唯见水中那一丛差点被我拽断了的芦苇。想想后怕啊!原来冥冥之中,又是芦苇救了性命。

其实,几千年前的一本《诗经》就有了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这样美丽的诗句。

蒹葭,通俗的说法就是芦

蒹葭遍野

苇。古人说,近水为蒹,傍山为葭。而我的故乡,也有一种说法:初生芦苇为“葭”,长高了壮实的芦苇为“蒹”。苏北里下河,处处沟河港汊,更有滩涂湿地,可谓蒹葭遍野。我的一位朋友、诗人,热爱滩涂,常在滩涂行走,有“一个人的滩涂”之誉,他送我一本书,第一篇文章《海边芦花》就写着:“海边滩地的芦花,它白中藏紫……”这里的芦苇,因为近水,花穗多为绛紫色。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;在风中曼舞,像一杆杆旗帜飘扬。

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:“人是会思想的芦苇。”

朋友的书中还说:“一支小芦苇,一遍又一遍地,把风声放大了再放大,放得比秋天还大。”是的,芦苇从来羞于自我表白,但它永远不会放弃对于四季的赞赏和颂扬。

芦苇有一种大气魄、大胸

怀。它主动融入江河,它坦荡地张开双臂去拥抱大海。由它构成的大片湿地,人称地球之肺。

芦苇的内心储满了快乐。微风吹过,可以来一曲优雅的民族舞;如果大风助势,索性就恣意狂欢,跳起现代劲舞,激情四射。快乐的原因,是芦苇对于生存没有过高的要求,只要给它一片(或仅仅一点)水,它就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。芸芸众生的芦苇,一种群像的结合体。它们你挨着我,我贴着你,这样的群居形式,才产生勇气、产生平衡、产生力量,才会便于生存。

芦苇,艰难地生活在两个空间里。它的根,在地下使劲扩展,为茎的生长,默默地积蓄、输送养分,作无私的奉献;它的茎,直立向上,一节一节地生长,像我们人生的旅行,一步一个脚印。每一节挑起了一把叶子做绿伞,这就是茎对根的回报,“绿叶对根的情意”。

人生中的一次转折,朋友把我约到了东台弥港那片滩涂。只见冬日里的阳光里,耀眼的芦花一片金黄,芦絮素净得像精灵的雪花,在漫天遍野飞舞……这是在尽情地绽放最后的美丽。近前,再看看那些挺立无语的苇秆,面对生命的轮回,给我一种感觉——仿佛人有了内心的宁静,显得那样的坦荡,那样的淡定。

现实一种

立夏的清晨

(市区)刘建芳

立夏前一天,婆婆便为我们准备好黄烧饼和蛋让我带回家,千叮嘱万嘱咐说立夏早点起来,让我们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剥个蛋吃下去,寓意着给自己“脱脱壳”,有除旧迎新的意思。

每年立夏前,婆婆总是早早收集着乡下亲戚送来的草鸡蛋,并不时拿出来翻动防止变坏。快要到立夏的时候,婆婆总像变戏法般变出一只大个头圆滚滚的鹅蛋来,也总虔诚地收藏好留给自己的宝贝孙子,这份心每年都在,也是她老人家年复一年对孙子的希望与祝福。

记下婆婆的话,我也学着婆婆的样子,把自己变成立夏的送福使者。

清晨,一夜的盘算好在没有误时,我早早煮好鸡蛋,叫醒老公和儿子,想让他们完成“脱壳”仪式。可老公依旧懒懒地睡着,没有一丝想要参与的欲望,现代生活的压力让他对这些小节失去应有的兴趣和陪伴,索性不去惊动。儿子在我百般教唆下,极其不情愿地睁着惺忪的眼睛来到厨房,象征性地剥了一个蛋,又象征性地咬下一小口,懒洋洋地上了他的小床。他的眼神告诉我很多莫名其妙,传统的节日给他最大的记忆就是放假了,能睡上一个好觉……安静的厨房里,只有我与一堆蛋儿对峙着,默默拿起一只蛋儿静静地剥着,可脑海里却一刻不停地回放起儿时立夏时的幸福,感慨着时间都去了哪儿?



儿时的立夏,我们会早早起床,迫不及待地拿出大人为我们准备的彩色网兜,相互挑着,奢侈的在里面装上鸡鸭蛋便上学去了。学校的早读成了“斗蛋比蛋”聚会,先看谁的蛋大,谁的蛋结实,于是一场叽叽喳喳的撞蛋比赛开始了。“咔嚓”一声响,蛋壳完好无损的那位会一蹦三尺高,庆幸自己的胜利,被撞烂的那位会在大伙的哄笑声中,不声不响地剥了蛋壳吃进肚子里。当然也有兵不厌诈,有个同学家里穷,带的蛋少又小,就早早准备一颗石蛋(卵石),在撞蛋中所向披靡,不过真相大白时,我们大家除了谴责一句“赖死了”!之外,都大笑了之,因为图的就是这份快乐。

现在想想自己的孩子,物质生活丰富了,精神追求也不同了,他们对传统节日中传统游戏也淡漠了,儿时胸前晃悠悠的五彩蛋兜里,藏着的童年欢声与笑语离他们越来越远了,他们又怎么会知道,这个清晨含着多少大人对我们成长的关心与爱护啊?

坐在窗台前,我更为现在的孩子丢失的童年而忧伤,学习和生活都被格式化了,连笑容也少了许多天真,多了几分深沉。立夏时有滋味地吃蛋,快快乐乐地撞蛋,这样简单的幸福,他们再也无法尝及!看着窗外太阳冉冉升起,看着眼前婆婆为儿子准备的圆滚滚的鹅蛋,我悻悻地收起那些陈年的回忆和微笑。

童年,需要一份幸福和快乐,而儿子的童年呢?却在大大小小的希望中开始了背袱历程,他的童趣在哪里……在这立夏的清晨,我深深地同情起儿子来……

